喙鳴文集

鳴文集卷二目錄

贈序

喙鳴文集卷二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贈序

贈唐見甫節推擢司勳序

始安唐君丙戌選人也余為少宰望見之脩雅有度亭亭鸞鵠表盖不任其恭桑之計頎煦濕而生殖之借理吾郡君未嘗有所考立獨亭疑務及舉典憲從事不以噍呵窮究為名篤于自然又時引經義緣飾之身坐于強圉而縱韋于悍稚子奏當

之成監使者謂老吏弗若即它旁郡或簿責無狀失當直指移屬于君于是浙東西輶跡之所暨如日焉歷三歲所方報績于考功而鄰來以司勳徵甚矣天官之急得賢又私急賢于其曹也今世為理若今者不五載不能為諫官臺御史而此獨先期又含香諸郎之右柄作人之事天官之求其屬與制選者之求其僚也豈異余嚮之求其理我國家之敘百職也各材其長不必周踐而級歷之獨天官之屬有異自始為司勳政十二遷而為銓大

夫蓋諸曹以事銓部以人人者本而事者末人求易知也又均調其所自產方求一人以充厥氣類而博耳目曾十有四人遍五方之絫人以十有四人徵天下千萬絫人故天下無留良亦無竊吹使官于是者悉知其職靡所漏遺勢無所瀆其牒黠無所舞其智朝夕而游焉俛有諮仰有諏寧惟君子小人白黑蒼黃雖剛柔燥濕銖兩重輕若遍內人之腹而提其肺肝于是振潔滌汙斧朽鋤瑕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衡者之自操平也劉劭

等官人之法要以平淡為主譬之匠焉平者圓方崇庳之始也譬之庖焉淡者醎酸辛苦之始也平淡誠難矣唐君持獄平無難平天下哉

再贈唐司勲序

夫天官以藻鑑人倫為業百司之一職也而古稱均四海不泰重乎均難言矣銖稱之兩殆而不得均兩適之銖爽而不得均均出乎關石之和操關石宜何如也且不覩夫五質之勝體乎疏暢者給于繹結端平者容于因任拯時淪而昭灑之疏暢

者勝徒疏不畜獨暢不審將可與汎序而未可

研幾含精之穆祼德之靈而後天則著論比恊

以味呈味者任幹之材以無味和味者任材之

也以無味任材以材任天下何施而不均故持

有人國家之福也唐侯束髮嫺詞舉桂林一人

南宮意甚人宜鑠然耀錯著采莫可嚮邇而顧

可以目相者恂恂德心淵乎其近道也理吾郡

刃遊于餘而民不寃茂年而懷黃髮舊齒之略

夫材不肖之有級也與法比何異管九流而平一

之不當如是哉自十年以來僞名僞實乘權勢轢人蕩陵恣睢任其所欲予奪者天官之職溺曹起而救之掘鼠捕狐既已迸匿快意而猶乘不免池魚之殃主者懼僨轅亟引其轡是矣然追奔者必更内相譭而詛之抉瑕摘釁掩其素此又昂抑之過也賴夫弼諧者端稍停和安輯耳而言者尚鑽皮洗垢以詆讕為名高孔子曰膚不可能也詎不信哉漢東京之季黨事大起者多見染逮唐之衰至歎去河北賊易朝中黨

王之道無偏無陂平平蕩蕩安黨之能興僨驕而不可降者惟人心彼有以服其心故也唐侯行矣無以司勳少無以孤立寡政將逮已惟孤立乃能正衆而同人心借曰未信操令之所理我者往足矣為天下何以異治一郡官萬品何以異于得群情不窺牖見天道矣我張侯之帥其僚以布恵敷澤于我東海也油油然誠信孚于豚魚豪莫敢奸而吏無所隱此于氣味適合道義相責望不獨提衡勳業而已觀其所為索余言重橐裝之意匪

欲搖筆端姑快色愉心也余誠好盡乃復犯前蓋緇衣之好結于內抑所謂庇之如棟恒憂撓而莫予覆也烏乎惜言

三贈唐司勳序

唐侯遷司勳行余有贈言者再矣乃大將軍幕中安子革復請無忝丘老人之智而三言之可乎夫唐侯職治獄者也今遷又銓計之事也與兵皆無預而幕中不釋然于其行豈報其嘗德我耶抑兾其來之澤與節推雖治獄載使者後車行郡國于

事無所不問兵尤其大者宜其素有撫循恩澤于若輩也事雖小亦可以觀侯余得而汎論焉夫兵刑之大者也唐虞之世禮樂二而兵刑一皐陶為士師而憂蠻夷寇宄也其在天官所統尤大兵亦其一職唐侯深于律請以律談夫公侯之襲廕也軍職之選用也夫非盡吏律歟今貂蟬者流恥與介胄伍嘗云我勲爵非軍職引吏部襲封為證非也貂蟬實武功爵乃襲封繇吏部吏部不獨文故也文官不許封公侯矣受封者非武功而誰乃知

吏部本無武事者也故元豐帝謂三代兩漢無文武之別律本於唐唐宜亦然故有三銓分品秩掌選事而元豐祖之以文武兩銓歸吏部左右曹意有謂矣今制天官推督撫會九卿科道五府官司馬推五府及鎮總亦然比年天官推督撫既不及五府而司馬會官亦頗有改易冢宰弗得蓋聞何以稱綜均焉　高皇帝三致意於功令蓋深遠云而豈一以兵事付司馬乎所為廢丞相進冢宰之意安在哉夫兵民雖分相維相制之權胡可廢也

然則選用軍職不當遂屬兵律乎在外中丞部使者無所不問節惟從行亦無所不問而顧以天官不周知六部事貶損莫甚今進退武夫非吾事進退制武夫者吾事也海內兢兢惟兵政是稟銓曹將誰諉哉唐侯行矣得吾說而存之所以簡良黜衰銷萌制變正紀定物靖疆息民之道宜何如備漢將無外寧獨諸幕中之賜也

贈黎別駕考績序

海上之郡我為大盖日域諸夷出入之道亭燧銅

鐎往往朞置島嶼間自壬子來諸衛所不足禦益募兵以戍之庚廥林立漕旁郡粟以充遡民力益竭且溝游襪而嗷嗷者時挾烽警之重以恐當事可不謂大棘焉我黎侯直治粟者也人且謂霹靂手從事趨辦快意矣而侯雅醞藉深沉知大體謂吾民藜莧不飽吾顧復咨嗟之恨不能腹而忍迫之納于隍乎且吏于催徵非惰也譬之眢井時其涓涓而勉罌之竭矣論者徒恐脫巾之虞而不憂上崩之禍所謂見千里不見目睫稱智乎我朝夕

拮据馬輿其長卵析籌而算粟若算珠玉然謂士卒苟無饑而已以待有秋一雨一雪輒外以號乎兵内以號乎民曰幸矣天不棄吾赤子也活有日矣俾居者樂輸于官而行者無譁于伍也其用心如此夫皮毛之傅也脣齒之衛也将苛驁非埶收責爲政乎既不可將籍馬而責之馳空拳而責之鬭乎又不可若爲其兩玼之也軍法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猶餽之也將使之捋腹而戰鼠雀之肉足食乎余嘗覽漢循吏傳若黄霸無赫赫之譽而

天子至賜車蓋黃金下詔褒獎霸之政雖雞豚穀馬米塩煩碎罔不精力其所大木其亭猪子皆章章口具為倉卒用若老督之理家宿吏之耨田無遺策也嚬笑欬袴可以代金繒竹頭木屑可以當梧棹美言可以市猗循可以比挾纊存乎其人而已於是二三見大夫張公滋滋大旱霖也龍公孳水醫也而侯與今司勳斟酌元氣炯炯惕靈者也鹹酸相和而民飫其賜宜哉侯與司勳皆八桂産而沖情淵抱亦相若毋亦都嶠勾漏之秀與上

洫意太平而精流于部屋既徵我司勳持水鑑往矣侯之績遠成我知其無憂九閽矣

贈定海汪爾通明府考績序

善夫眉山公之言也曰非用兵決勝之難而養兵不用難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天下有事則不義之徒為義用不仁之器為仁用而殺人所以安人及夫盜賊既殄四隅既靜彼其畜智而無所洩懷技而無所施于是不仁不義殺人之事憤積而四發譬虎

豹終日檻則跳梁大吽以發其怒蝮蝎不螫則噬嚙草木以致其毒不有聖人固無以善其後也近世凉州趙中丞知兵人也其言曰自漢唐之世未有屯大衆而不戰者王恢首尾馬邑三月耳猶坐費無所得孝文三將軍兵月餘而解其餘久屯大衆者必征討久屯大衆而不用以至于自困宋其鵞世之殷鑒乎余每誦兩公言輒髮淅淅然上立蓋余亦嘗有二言其一曰養兵畜衆所以為盜也異日者獨患盜耳今置盜弗患而移其患于兵曹

刹而伍譁則司馬恒挈挈然防之其一曰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異日者獨患民耳今置民不患而移其患于官曹起而黨譁則太宰恒挈挈然防之嗟夫本末衡決循此道不改寧知其攸濟哉定海之為邑也不能中上太宰嘗易之以科貢來比使者言非進士不可於是以進士來而來者又未能稱於是吾汪侯以諸暨才調矣夫一定海耳往以科貢有餘今進士屢屢焉豈非宿大兵重地哉汪侯未來則定海難汪侯既來則定海易然則難在

定海而易在汪侯也顧天下安得盡如汪侯者來乎且考績矣能久不徵擢獨為吾定海乎此吾所為國家憂不細者也古稱將相和則士豫附夫為天下者若是乎吾心以為國則文武吏如一體乎吾心以為人則兵民皆赤子安所置低昂其間而貽當事之憂若汪侯其人矣惟汪侯之善不止此歲大旱則露禱自責有龍雩之應大侵民并日而食則勸分出積簡獄已責通海市之船招四方粟潤于鄰境戢鷹鸇之翼揚鸞鳳之聲身師帥之嚴

無父母之邇飲氷食糵以倡諸僚諸僚化之而室人不能謫皆其大者然循吏之所同也如鄒者定海之所獨也余故表而出之以著汪侯且覬當事者有以釋國家之憂也

贈郡侯張原正考績序

沈子曰劬哉張公之為政也何稱三年九載弗與易焉天降禍有衆以螟蟊飆旱雨雹之災毒我公焦勞以夜視鄒之人勞逸不可以算戊子前余亦大有年一不稔而民輒叫號洶洶幾揭竿起夫何

億之疾也比巳丑再沴更三吳江淮荆湘閩赤地萬里人枕籍死而我晏然忘饑今穀日出價日減市有京坻之廒又何其宜儲而不儲也於是乎計然詘而白圭子贛窮矣吾聞之善生者天時不能使之困地利不能使之瘠操短長之策而造化入其彀殆公之謂乎負海波之利而憂民之不養哉昔管氏用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不戰而正諸侯伊尹善通移決塞高下疾徐之策故湯以七十里有餘在壤數澤農之國故不勝山農之國也澤

農逰沃畝一鍾穀多而不愛轉徙之所集無棄餘之藏山農之國瘠磽寡收畝不能石而愛之若珍轉徙必待羸馬車輿負輓之勞費不償費故多藏非至凶厚利不出今之時山農之時也括蒼永嘉天台之間有十年之積而大海可汎也金刀吾之所不恡穀粟彼所有餘以不恡待有餘始猶紹而通之久則估自至價自下而又時其泄越莞鑰于澤吏之口貴則啇令而留之賤則靡令而通之於是大豪富家又不得侮奪吾民而國中之積併出

鉅惟朝夕是賴即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之費畢取贍于茲公之活我顧不鉅且厚哉管子曰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户籍謂之養贏而或者語公以履畝察户勸分出墆為事公曰是徒慴吾衆而益之病不可則公之意念深公既務權脩矣而復為之脩津梁便關廛察市官計委量輸之以財而復為之通魚鮐出鹽鹵利陂溝勉稼穡導之以利而復為之脩水政瀆溝

渠戒火備具綆缶納之以寧而復為之恭百神敬雩禱徧山川發祥氣予之以和而復為之緩征斂理刑罰恤鰥寡弔禍喪澤之以恩而又為之明紀法肅政刑厚產校敦禮信匡之以義如鳥之覆子無聲無形而惟見其成冨在趣時不在歲司羽鳩政在自成不在鷹鸇摯擊公之謂也余謂公似子產子產衆人之母也而不以禮法假人凜乎不可犯鄭自莊公之後無歲不被兵而子產輯之以禮彊宗大族弗順而子產定之以正不獨其養民惠

使民義也我　章皇帝爲臣鑒以訓在位子産稱
首若子産者顧不偉然名世君子哉余以是期公
千百歳之業矣

再贈張侯考績序

吳郡張公守我三年郡士民願以里謳巷吟聞之
闕下而不佞旣載筆已而鎭海諸將士亦乞文不
佞笑謂君曹之禮亦唯問之以弓馬取吾毛穎效
之超距之暇以其力善事主帥足矣何與吾龔黄
理有應者曰固也吾儕直以我圖請自吾儕從事

于軍惟左鞭弭右櫜鞬介而揖大帥節下毋他事
時時泛艅皇索鯨鯢大海中波濤靜無所得則觧
韝收纓郊射以嬉蒼頭軍亦偃馬卧而貰酒取從
軍行度以越聲樂矣以為盡國家威德紛綸赫煜
於東南際天之壤乎其最歲之餞小民實蠢焉積
其呶呶之聲以闃伏戎于莽吾儔不憂警慓而憂
揭竿讙實勞來安集之也大吏小帑公私廩廩以
乳民則廪腕巾以哺士則廪佩犢委曲調劑剖半
斂之積與士民共之讙實綱紀之也吾無馳羽無

譁伍而吾儔得有其彤甲鈍戈木譙虎落校聯不絕使無喪于草萊而吾儔得有其居壘采薇出車之章交于耳哀勞之聲徹于骨髓零瀝青雲以覆蔭塗涅使無喪于下隸而吾儔得以有其比耦惟是湛濊濛涌旁達中外者則田畯紅女能孺慕而途詠之其保大定功無乏之兵圖而鳩其民則吾儔辱執事之顔行寔衣被焉而懼載筆者未之逮及也吾敢枚焉而已乎毋亦令守在關塞者丐其餘豈其縉紳士獨承明德也不佞曰余守史局時好

方言常珥筆從計偕間之輶軒使者未嘗不歎夫人傑之生與其土宜地方并行而交流也漢時惟齊冠帶天下三服官與煮海之利饒故齊稱十二而山以東往往以相業聞今天地文明之氣蜿蟺于三江之湄而士生其間又厚取而慱収之以弘其身其居者用土地之膏以澤其心而高其志文亦稍勝焉其出為鉅工宏士握乾綱振坤紘鵲起而龍者翕身任天下之重者比比也夫三江之湄非今所稱山以東乎漢法治郡高等者入為九卿至

字相其得人無如地節五鳳其人則無如次公弱翁弱翁沾沾眞宣帝臣次公之才信于治郡而詘于爲相亦稱其爲漢循良也今縣官以異等求天下士虛入座以待而公皇皇乎鴻施鉅伐發三吳之精英淩弱翁轢次公所張設盡廣以遠諸將軍之德公也儺以其戎圖也毋亦以其蠡游于大浸之中哉

贈張侯副蜀臬序

漢之人以儒術緣飾吏治知吏治乎哉今之人言

我國家尚吏知國尚乎哉往代之登士也雖或以地或以詞甚以訾起故有假儒之重為名高若緣襲領采賁質集異物而成稱緣飾也宜今之仕無弗儒也曷有不誦法孔子是勇于奮擊而不難以衿脩節制者也雖驍獷不可使者無逞其豪矣雖游閒輕佼戢戢交手而從事矣竭精畢智于六經之言尚恐不中程而緣飾我可以慱一吏乎藉令國家以儒求之而以吏望之是明收而明棄之吾是知　高皇帝意不然也然猶謂國家尚吏也則

自儒之散始散儒者常以慈惠弗忍為事一語文比法守見謂之申韓一語錢穀貨賄見謂之管商一語委圖奇中見謂之蘇秦縱橫寧弛毋該寧濡毋奮寧含疾保瑕毋抓垢剔瘍寧優優養名毋赫赫見功故紀綱日癈于上而不察風俗日靡于下而不問吏然乎哉亦非儒之所宜有也儒之不通為儒而詆吏非儒比受事則患儒之不適盡去而師吏本末衡決首尾乖刺不達國體而更號國家之尚吏也謬矣張侯言國之大衡不可一日借人

也為惠于法之內則虎變為狗而上下共為政無所不分而無所不畏權坐而見奪矣何以令民為威于法之外則爪牙用事民重足立若伏鷙若乳虎威亦褻而不行所稱吏難者不在是邪張公之來行法不避於是民始知朝廷尊期而政成則覩上下輯睦無煩乃公重為也時有所縱舍曰皆吾人也安得媢氏豪而汙人蕭斧哉然人猶凜凜神明之盜賊不興訟者必以情奉令承教惟恐後之顧金錢關說者噤不行如領振裔如臂使指罔敢

嘗試以干上然後最之積靡顧化故曰法者民之隄防也隄防潰而有停水否矣其再朝京師也積五載所矣民固知張公當還不來猶娟娟望之庶復借一日乎否亦藩我臬我以波潤我乎而驛來以蜀臬行民用憮然其僚黎侯安侯張侯詣沈子沈子曰夫海上頃有島夷耗動搖民心誠得貞幹吏填撫之甚幸衆儀張公而公不來也主銓者豈謂蜀險我屬關其北境獠嚙其南末而地僻遠吏豖尤無忌徼公孰可使者何則公儒吏也儒吏之

為人國也知大體譬之射挽强決拾審固而後發譬之御不範馳驅不行非偷一切取辦而已肯任其縱廢陵夷不為國事事掣手控縱自我我聞嘗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已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已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已吾知張公之為張復之之後也若乃大衡之不可借雖時寬時嚴終不易也張公曩對大廷主者嘗進讀于上前此固犖犖儒者吏於何有於是二侯以余

為知言而張侯又蜀人也喜其得天請書而貽之

贈寧波郡侯吳季駟入覲序

制郡邑長吏三載入覲于　天子大計其所屬於是吾郡季駟吳侯率厥職往余告歸里中而郡父老就余徵言謂郡侯于余有一日雅以異等遴吾率踰歲而績大著大其聲而明揚之宜莫先無以守玄為觧余曰吾宜言夫古牧伯以三尺綱紀其封內若布帛之有幅有弗讋讋斯幅有弗鞠鞠斯懷宣上之德而周吾之澤命之曰循良也吾比與

以論易而郡縣長公之說長公說安土敦乎仁固濟天下者必待乎積使物各安其土而後厚之以仁如因耕因鑿而食之衣之然後愛可廣一手一足安能無窮侯以爲知言夫綱紀者亦百姓之土而操植綱紀亦長吏之積也綱紀定而後衆心安下吏乃有遵循而上始得布其仁是故我與人與吏得交相愛也愛豈不多吾觀侯爲人閎達而脩理遇事感緊酌機緩急而斷之無屑屑之細迹務循循之至舉是人吏之周也郡縣邑之成邑治則

郡事究矣以余所睹五邑士安于庠農力于田而商旅熙穰于市詎非侯安土耶蓋侯守法如其官守官如其身語無瀑貌無誂而民見威清自表不以市㕓之入貲民錙而民見廉豈無因革損益盡與時宜之無滋弊孔而民見達古所稱循良曷加焉聲之入人也不踰數武升高而揚徹于數里所托殊也郡之臨于邑也即無法不行乎然非德音孔昭式化必不捷余以知侯所托高余又以知侯之爵所托高故自侯在事天宇加朗土脉加豐

而民物殷阜以是報　天子稱上最何忝哉二三子驩然笑顧謂天曹嘗大擢侯吾儕安得久侯夫既徼天幸以有侯矣安所無餘波無暇遠引如建溪鄒公三遷不出吾鄉已事可徵也吾將采游童之歡謠節列士之嘉誦紀侯他日若今日錫勑也何紀焉

定海時汝健明府最三年序

百里之難自古以固然雖然按已視成循曹襲署章程布矣條貫具矣徐與民信守之三年而會其

成猶易也若夫歷涉多方東西靡常寄治于行幕
容與條秩試輒收奇我未之前聞善藝者必有恒
器舍其器而操人之器輪扁猶兀兀焉弦不習不
成聲事理然也且一令也而衝緩疲樂劇易豐儉
異若懸字操一術而施之是膠指南之車而求通
于南北也如時侯之為政不然時侯書三年續也
合其為確山長與諸暨與今定海四邑者而成牘
牘繁而不勝舉其所承事諸使者不知幾人而一
辭以為賢語大凡曰脩潔曰精勤曰敏練曰端

指事而稱曰抑豪强曰剪蠹弊曰節財用曰去煩苛曰卹困窮曰肅胥史而約之則曰實心實政任怨任勞云時侯之成進士癸未也到於今盖九年所矣而甫一考盖銓者已三目而三優之矣與時侯同時者多去為顯官知侯深矣此庸牘而後賢我海内惟中土易理確山之政亦猶行古之道也長興天下財賦藪徵輸兢兢焉繭絲易保障難而侯亦上上豈催科之獨工盖民爭負擔驅牛車而來稅何乏之有諸暨居萬山中山中人樸鄙而此

獨不訟牒時集斯亦未可卧而治也至于定海而後信令難是我屬邑也而有千乘之賦鋒鍉廠鍛十于撥穗鬬爭獄訟百于穮豙右彼非所以安此不右彼亦非所以安此長得一心人推轂而御之而後可以無憂斯意又在簿書筐篋戶口農桑外哉因俗而善應偶世而增奇取天下事鬱緯于胸中縷而出之棼如而不竭其孰能與于此世徒議久任謂久任則吏民安政俗比而奸不生使盡得如時侯者用之何必久任若渴者之飲大川溝而

悅矣

開府浙江常中丞序

余謂世昌嘗有奇功異勳自夫守一局一官之節抱咫尺之行苟免一時之文責者委時而養安則賢者始擅其稱士于天地皆分內而未嘗有奇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職也卒有蜂蠆手足耳目不期會而相搏拊一家亦然尊卑內外秩然及在其突則叫呼奔走四出而救之不為失序世嘗之任天下亦如蜂蠆經常無人能肩之可曰非嘗

事若痌㶚而憂鬱猜而危猶泄泄然以越局蔚是父子夫婦坐視其災而耳目手足忍其身之贅也朔方之變群不逞鷔然頸大吏授甲登陴媚虜而內圖談者尚曰徐徐使天下武夫悍卒生心亾元之轍不遠否則爲晚唐諸鎮獨士卒爲政耳天子赫然鮮佩劍授閫外于是天下曉然知天之意無赦而猶莫堅決何其積無事之餘苟一旦僥天功養安偷生之態牢而效身報主之義微也當是時上書奮而自效者獨分陝葉公奮而勵以戈者

獨我常公於是 朝廷命李都督梅御史師師會葉公朱公於靈州我常公遣楊參將以三千甲赴之圍既合激水灌其城城圮遂大入賊窘相屠戮縛而後 上釋宵旰之憂露布來我浙士大夫喜常公之功余獨嘉其忠方遣兵時人謂常公不謀浙而謀天下余謂安天下何有于浙往四十年前浙于天下稱脆島夷来所至無不鮪藉乃徵兵於天下天下兵亦復鮪藉而後浙兵奮島夷殲其後譚尚書戚都督受命防薊曰我思用浙兵而浙兵

以勝聞今討朔方以浙兵防遼及天津以浙兵防淮又以浙兵於是浙兵銳然莫强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下矣夫天下勝兵所在也尚誰之敢窺此常公之張吾軍也項羽起會稽以八千猶江東也勾踐入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則浙兵夫兵何常在所振之善謀者謀之于堂上而折衝于樽俎之間余鄉先生陳公大章舊公僚也謂余曰始吾嘗謂常公偉丈夫今果然余曰忠矣不偉何待

贈華邑侯考績序

侯吾邑者于古稱王臨川計臨川時不能如今劇蓋是時人文未盡開士大夫之青紫而游者鮮也甲兵不試民無供億轉輸之勞上無催徵敲朴之繁也彈琴而頌聲作矣說者謂臨川于鄞試青苗焉有如試青苗于今之鄞而耳目之者不曰令與民市乎即文法古今亦懸寓矣余嘗讀劉穆之傳謂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夫世固無若人也有之亦未

奇也惟所酬應咸中窾不失人無後言而始奇不知穆之能一一窾否也雖在王朝六卿分職而治合六職之事而萃之一躬者其令乎而況當其劇邑吏從旁而睨人持牒而求日不知幾非明鏡必疲於照矣非勁衡必殆於稱矣若我華公之治鄞也可異焉其敏練于錢穀老胥不如其停審于訟獄老胥不如其明燭于情變老吏更不如而其持平守清澹如流水谿爽塏暨溉湄自高門逮賤旅咸秩得宜不疑滯于物即老師宿達閱天下之義理

多者弗如夫前三物猶吏事也辨固難矣而加之
以清平知化委蛇委蛇此其中之可受也不可以
吏事槩矣夫臨淵揆水淺深難察慣習者鏡其波
而度其瀋尺鱗神鯢之蟠不必沒而辨也臨川之
名滿天地而明者獨見其微則預于鄭揆之將無
其好異見奇素與人情違邪我既有華侯矣臨川
何足額與詰余者曰夫朱紫月旦何容易哉予何
躋侯于臨川曰吾以事實之披簿書決訴牒按章
舉事不足以見侯余所異于侯者登耗十年之戶

只裁量十年之版籍稽句十年之田賦援几集議翰不再染而無後言此儻所謂無宿諾者耶豈若臨川日夜苦其民而與天下之士大夫鬬乎且侯三年既若此矣積兹以往力彌閎智彌拓故非尺度權衡之所料也

良鄉令王君膺奬序

仕莫難於今尤難於畿輔令國家縣發無鉅小旦夕徵畿輔邑邑多中貴人勢家不可問四夷之貢使邊庭之將戍往來如織四方軒車覲上國者跡

交于其庭旦夕飾厨傳不少休為令如此可不謂大難乎然使土富物厚即一切倚辦猶易而良鄉蕞爾小邑重以縣故其民日竄於他境田汙萊不治令徒以空印操民上而當前數物者取盈故智計内困囂聲外銷無完去矣雖然非難也設敲扑以御之忍呼號之聲而快已之所欲為民雖貧豈盡頳尾不任哉夫令若此誠易而君子以為非令也其有所不忍哉良鄉劉生客于余數言王侯余曰邑徵曰昭陵之役大司空徵徒乘侯負畚鍤以

從者一歲民爭經營焉績最大司空才之移大中丞受上賞行部繡衣使者出必道良鄉入又過之必曰若令才獎以數十言書上考余曰民謂侯何客曰夫民何知一錢之不輸一日之不役然後慊耳然異日者之政館客多留上官責對簿而事益棼民益困侯來則館無留賓庭無嘖言官無廢事而民亦無病力此侯功邪遇合邪將令 天子善治於上而百司飭勵莫敢奸吾民邪余以是重侯侯獲獎而民歡忭如其已得乞吾言張其事此重

光也侯掖人也掖有宿公者嘗為我郡理篤厚廉明民不忘至於今頃余侍同朝比部稱平念其母投簪以去此可謂貞行君子矣夫掖多賢哉

薊州黃判官序

吾鄞黃氏之世自佽飛始佽飛者梁乾寧中為佽飛都副兵馬守明州有保障功歿而祠于鄉者三裔孫南山先生以理學著其後為西川兵憲公又後為太守公守谿者太守公子也少有聲黌序間以貲為太學生萬曆改元授薊州判官將行問政

於沈子沈子曰黃君知古者置民牧何哉夫牧者德惠和訓彊幹勞民姦宄於是乎平訟獄於是乎清雖簿書紏棼不敢言勞粒粟絲帛不敢言私此置牧也黃君又知今之政何如哉　天子雖沖年精勵於上百司奉令行法有過無不及海內循良銓曹收之不勝鴻[illegible]魚貫恒有滯憂何者多故也一罹文法棄之若遺比聞官薊州有兩人者其一人在事頗久其一人尚新兩人者無他過獨以私騎驛馬為廡者所得比部持文論免所知有力者

救之萬方終不得晉靡匍匐以歸黃君不聞我黃君祖父皆閭人讀聖人書雖不恐之以害歆之以利吾知必忠孝不茍焉營世俗之所希也剷去者朝發而夕至吾屬耳矣鄉人飲黃君于郊曰珠璣盈櫝不如夜光在握醽醁滿腹不若箴砭在目彼史氏之言善言也請書之

贈陳表兄赴鄖西簿序

余少而讀子虛雲夢之事誠詭幻譎至不能名舉今人蹶而望之若從城之難登也及覽屈子離騷

其聲態以長又憐賢人志士之志惆悵乎有餘思矣士行遊四方孰非事焉特事未定耳借以屈予之時遊雲夢之渚觸目皆戾何以寄賞心焉安得任居舟之適而抵是哉表兄陳長君授鄖西簿過余余未論簿卑且快長君之有是往也贈詩若章云枳棘鄖西棲亦穩木蘭洲畔放歌廻誠豔之云夫騷人哀怨戚違君而遐投達士曠懷徵與物而隨往凡所遇者皆非我也而橫生歡戚於其間則以我遇而未嘗與非我者遇或者顧謂物令人喜

物令人悲不亦淺乎是以君子遊世尊之王公不以榮卑之疏布不為貧不得已而起為吏寧下無上寧卑無尊職近而易稱事淺而可全祿薄而無禍地閒而不喧故優游暇豫而無患苦于人間也彼三閭大夫何足頷歟能大者享厚奉功高者處危憂有常職而賜于上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簿書期會吾無失焉聽民之自治勿擾之而已矣而無失吾常此之謂不以物攖神吾將寄吾神與君俱往夫或曰彼鄖居山溪中楚蜀之會

與雲夢相去數十百里子乃是稱非鄉余瞿然曰非哉余繆矣余繆矣雖然吾以神往雖數萬里可也子謂我曰陳長君以治人往子不教之以奇策要務嘵嘵論其他如畫鸞鳳而命之翀天越人指途而刺刺道齊鑾正楲導修塗行之事也然長君世家子襲組帶之遺芳擧朝野之故典更事熟矣故吾以所聞誦之也

萬汝唯舍人考續序

夫學者莫不有口行乃無徵也發篋探藏取百家

書讀之閎肆辨博譬巨海之出珎奇大嶽之產貞幹鱗鱗具矣用以譚道術辨國體何莫無口雖然末也今天下各以其術揣摩大氐陽附聖指而陰去之急則河奔浪覆詭辭以服人口直為名高取世資耳用之終亾效誦讀若此雖窮年何賴焉余以為性術異變統于中庸小辨破道巧言亂德學者發憤往籍師模弘範以究當世之用其必有沉潛之思寧靜之力而庶乎夫沉潛之思者何也楊子雲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事倫乎人心靜虚動躁則實實則道無所居神明惡之索之愈急而去之愈遠故曰待沉潛者夫寧靜之力者何也夫學者患弗能知知之患弗能行盛氣疾走亦弗能行故非寧靜無以致遠彼其氣安而神王張弛適而迹不留也嗟夫世誠得是人而論之故枯竹之字可覆勤於畀纍柱下之文亦並叅于席上吾同年萬汝唯之為中書舍人也三年矣書其績於牒以報司功曾不能掩尺楮盖舍人掌綸封之事侍從

出入職大省宜無可書雖其所謂學成而好脩者
淳淳淵淵非吾二三兄弟無稱焉君賢行君子也
居省中輒手一編歷首受業若為經生時恂恂未
嘗含一言操志謹潔約其身如嚴姆之衛閨妹而
不敢慊其所欲為此吾所謂行有徵而不以口有
深潛之思與寧靜之力以成其學者舍人勉乎哉
無何而　天子拜為御史夫御史諫也言論風旨
無所傳聞則為愧有傳聞而無當則尤愧棋置谷
受綺分鱗次虛己以待之養全才而出之不在其

口在其躬也萬君勉乎哉

贈陸鴻臚序

金陵陸氏其先我鄞遷也由鄞而峴山由峴山而金陵盖　高皇帝徙郡國豪傑實京師峴山陸以貲徙今三陸鼎趾闠人蟬聯於當世矣曰肖龍者為太學生幾年蔚有譽於公卿今年秋始赴銓以我司成公書來曰陸君待除例當為北鴻臚然陸君不願為北鴻臚惟余心亦儀其南也盖陸君雅好游士大夫不厭其數来去之輒思故司成公居

南而顧其南顧陸君北則都人士之與游者又顧
其北也既陸君謁而南於是都人士歎其去沈子
曰夫歎陸君者不以陸君可游哉吾亦歎陸君今
士大夫重內而輕外南都雖 高皇帝都仕者猶
外之也今陸君獨請雖其墳墓親戚不釋之故乎
抑紛華之好澹矣鴻臚掌禮儀之辨別四方君長
朝覲之等而日盤辟 天子之側一趾一語必懲
於度白簡隨其後今任職者歲常奪祿之半此猶
兢兢者也留都異是獨歲時上食 高廟謁園陵

而已日晏起飽食馳車馬過貴人鞠躬後言無失職已難易豈不百哉而仕者顧右北也嗟夫余安知南之不為右而北之右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地之道變盈而流謙自天地不能兩春並煥常就陰息機而佐其發生萬物嬗化昌有寧極沈子曰余嘗至金陵覽觀吳晉以來之故慨然歌唐作者之詞欷噓不已夫其荒原野草感歎悲歌而不知後五百年之為 高皇帝豐鎬也夾道朱樓御溝垂楊絃歌大雅之聲戶巷不絕雖二陸復起

不能咏況唐人哉於戲戲矣宜陸君不能一日去此也

送杜伯理序

夫士含秀葆靈攬三才之粹居則範鄉黨出則效百職乃今之士壞矣夫民壞法刑之所及士壞則逃其口而匿其身以為禮即不我收耳刑如予何斯國家之大妖也余行游四方大抵山谷之俗龐近野之俗鄙都市之俗狡矣下邑之俗利中都之俗巧大都之俗詐矣邑愈大俗愈薄此猶民也怒

而靡喜而解情可知法可行也壞俗者莫甚于士尤莫甚于上都之士上都之士戴峨冠躡鮮履翱翔揖讓逡巡容與誦說先王比於鄒魯而中實不然赴利如湍奔避難如鼠竄倚衣冠以侮齊民齊民莫敢問哆譸張以誤儕嚋儕嚋莫敢詰而且連朋呼類須引蠅逐足以奪人之氣星言夙駕把臂挾腕足以結人之知詭辭柔氣稱託比類足以屈人之辯甘味美玩投間抵隙足以溺人之智奇禍惡聲陽投陰阱足以恐人之心轉相師法日甚月

益俗以大壞法以大格曾是而可以弗禁乎余嘗以為禁之不難誠簡海内鞠躬君子為之師不言而自喻不威而自懲潛奪其非而亟反其習而略先幾者以為迂務不足圖也規膴仕者以為庸功不足建也今日之士不為他日之大夫乎而聽其傲戾恣睢不以一語相加仕而後繩之不亦晚乎戊辰成進士余甲在三當除郡縣吏與豐城杜伯理觀大宗伯政嘗顧請為學博苟得行其道即婆娑畢秩可矣會試館弗果於是乎伯理有味於余

之言請教楊州余嘗游揚州云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其賢者潤達多奇節其不肖者好窮大履隋皇之敗德若吾前所陳者皆有也君何以教之哉出自東門頁郭而俎豆者董生也董生奏策武帝明天人之際極質文之變一相江都而驕主爲之改容今君辭榮就閒恬然不欲見奇於當世意念深矣教誨多士孰與相驕主難吾知江都士之有蛾術也已

送沈幼真序

一貫與其同年友三十人受學於詞林無何幼真病告幼真曰天不假日於人也學邪憂吾身不學邪愁吾神吾不得與諸子卒學天也一貫曰凡學為我而已子憂是非師友所能益子去是非師友所能損子無患去矣且子之學非馳車驟輿爭先致遠引强負重角能見功也病何害學無患病矣夫學索之愈勤愈不獲獲之不必勤求之愈遠愈不至至之不必遠殫神敝力而恨不及者斯李文之喻也舉目見日何近非日而遂曰於日豈為得

日凡今命學云者鑑其文辭多其記誦考往代之憲章極熙朝之法戒無收並采資用代匱如是而已無益也不惟無益且加損子不見蠶乎縱橫文理三眠三起就物成形巧莫踰矣吐絲自縛迄盡而止承以文筐浴以蘭湯制命婦人之手繭成矣而蠶則亡美盡而質化功在而身畢所與共溫煖者非踊氏之族也以斯方之奚不逐其性命之常而招招然觀耳目我彼向之所謂巧者不既大愚乎道惡乎在神惡乎存命惡乎入治惡乎出六氣

惡乎和群動惡乎生雕文鏤章祇增重於簡策馳熱驟績僅垂耀於旂常採榮樹名獨被焜於骸骨聚徒集友第發喧於堂皇善學者有以學學非外也慮吾內之不修非慮外之不至也夫子與浮雲之歎顏氏享屢空之樂夫屢空為樂何物非樂富貴浮雲何物非雲萬物盡空也盡浮雲也吾生亦空浮雲也知空則我大而物小故惟顏氏之子可以行可以藏而他不與焉吾子方將披塵霧覩大虛完其耳目含其聰明游於沖和之場放于獨往

之境吾以子學今始也安知病之不為去病奚患也又曰凡吾所為幼眞患者盡吾患也吾雖未之及也言則至矣惜乎吾不能除其患而為幼眞患也

趙氏節孝序

史一貫曰余觀趙母之事而歎晉下宮之功也大司馬張公志府事載趙母及婦節孝然尚未竟余請得而論之余髫時與趙氏子參曾游嘗過趙先生儼然師事焉趙先生客童子童子何敢當趙先

生禮恭如此久之趙子舉一子客曰趙宗人今鼎
立余問客何以言乃始知趙宗獨先生父子今及
孫而三他無人也由是言之方母居嫠趙宗母子
煢煢耳危哉危哉夫嬰杵臼存趙孤雖艱危猶男
子也今母之存趙孤也而一婦肩之家貧不能給
茹荼攻苦終不以故下堂媲死者又能教其子孫
令致青雲之上邈復血食此與下宫之功何異故
世之論節者厥品殊方不可無辨家世蟬聯子姓
王立貲財可以自衛而保有令名婦人之智也感

伉儷之好之死靡佗婦人之仁也旣畏識憂詭奉身至沒婦人之忍也命也何言婦人之決也力持門戶不待男子婦人之健也計宗祏百年絕于一旦迍邅挫厄存絕繼亡若趙母者婦人之勛也雖攬貞履義殊塗同歸而事有難易不可槩論嗟嗟趙母可不謂賢哉假令課節而殿最行焉母當為稱首然趙氏婦又宜其姑以孝聞有是姑有是婦天所啟以報母者豈毫髮爽哉乃趙子舉于鄉而趙先生以貢上天官麟鳳代出為世所知婦姑雖歿

名爲茲益彰大今　天子甚嘉槩節詔郡國採摭幽仄以名聞輒下禮官議所以旌異之甚厚若趙氏婦姑觀風者胡可不採也

壽目峰先生序

目峰先生者趙氏仕爲懷寧縣學官到官自免歸有子舉進士讀中秘書給事中今年先生歲七十太學博士周君輩以年家子將遣人上觴而給事君以直諫謫高安且過家寧先生矣沈一貫曰夫人情何涯哉以好者勝恒人好榮觀取尊顯則樂

已志士矜名名及之則樂不則戚君子脩義義安則與安義危則與危共其殉義必往亦猶小人之於利也趨之雖蹈水火一不顧誠焦爛濡溺而快然樂已初給事中屢上疏言事以為言之則心乃暢悅不則鬱鬱懣人何暇計禍得罪既得罪又以為命安所之微坐法則鬱鬱忠人且有陰陽之患豈兩無失哉或曰彼給事者獨何無貽其親憂乎應之曰彼給事者乃服親教者也其親聞之方將忭手謂余乃今有子奚其憂先生之為人也齋坐而矩行擇

而後言有道君子也身不得其志而親見於其子
豈以珙璧易一忠孝令名哉故曰先生樂也初
給事見逐一貫職在史官不可令其事遺逸嘗編
摩本末　今皇帝聖睿好學時游精於筆札嘗大
署文華講讀殿云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
他署尚多萬曆二年署書賜群臣自輔臣六曹之
長大中丞講幄臣皆遍書大盈尺皆四字或兩字
成文文如其官蓋異數也趙給事中參魯竊念
天子富春秋好學如此三五何足道顧古者稱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臣等職在弼違　陛下豈以
小臣不足辱䝉敢昧死請盖意在規箴云章上不
報會趙給事復諫祠碧霞之神滋不悅中人申信
者居守南京也橫其黨掊剋恣甚給事中王頤有
事禁中中人挾私忿摽箠逐之事聞闕下信稱病
免還薄罰其黨而已趙給事抗疏謂此曹亂政不
一大懲創則朝廷不清且信旣以罪黴不宜復入
侍左右中人見其疏大懼環泣于　上搆給事
上不得已且令給事之高安頃且召之人言給事

之左自乞書始或曰不然夫既以趍中人矣禍必
有發昔劉洎爲文皇帝輔太子留守定州至簡注
也洎請得按大臣不法者自行誅文皇帝曰臣不
密則失身卿慎戒哉後竟以此得罪初文皇帝賜
群臣飛白書洎至登御床爭之雖翰墨雅好於人
臣小心翼翼之義亦少疎矣讒言孔多豈曰無階
嗟夫以文皇帝之納諫實賢而不免也危言亦不
難哉余按內籍見衣食縣官者萬二千七百人此
皆馮城社詭神奸以血食元元者外廷安可問太

吏拱手如小臣何幸　天子神聖操紀法凛凛不
爾何無漢唐二季之憂趙氏有宋苗裔而先生之
宗五服之親盖鮮先生生而孤母夫人誓師撫之
以有立先生長而娶孫夫人以孝聞一貫異日嘗
為節孝序紀之而先生之篤學礪行一貫尤少而
服膺以為難今給事君大節又如此芝有為芳醴
有為香源本之所漸遠哉夫世人黃鮐項領不少
獨操槩可永代如先生父子豈不希覯是故余之
所為先生壽者不以七袠以此

張太僕序

使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可以供漁釣杯杓可以合賓友談老氏之玄言彈南風之雅操則無羨于帝王之門斯仲氏之志也余心希之雖然請更其辭可乎使有趦主負扆淑輔推轂妙譽升騰儁僚同服仰接飛龍之雲俯蔭游鳳之林植根芳苑布英明廷匠閭闔而獨構酌大斗而樂豈躕躇皇塗游戲泰階叢勲名於竹素參遐躅於夔契此莘野之所投耜而渭濱之由罷緡也若夫時偷而

機易事逵而道諧操計倪良平之籌幕中黄育獲之材折衝疆場威稜戋喬雷震虎步炎炳海沃揞金書于天府貽談士之口實斯亦丈夫之快矣豈羡赴枯槁之淵娱泉石之細哉夫弁介無常遭時設義靈結偉立必有所發不碩之為勲業即華之為文章不流之為利澤即永之為壽命是知神僊逈豪俠之尤名碩即嘉遯之最紛綸異跡諒同一揆互引典文輒自高賞未始適於大觀之致也不然呂叟入秦双闢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彼將

超意遠覽遐舉極蹈之務爲而惡能無槩又況其他乎會稽張公懷奇穎之略登承明之㢢歷中外十有餘載倦而請息投老鑑湖經營別業題曰鏡波之館自爲文記之余睹而異焉辛未春令子魁天下明年歲满六袠公所造楚中士十數輩感驥群之異盻嘉龍門之共躡星嶽非遠岡陵可頌於是焉命余以文遙上觴焉余謂尚子婚嫁要五嶽之往文成胙土踐轂城之信致至則返是曰復命矧夫側翅天宇肆口世味既邅廻而不試宜遠

蜷以自適休哉鏡波之作魚鳥為鄰擊空游以濯天歌正音而瀟灑斯所謂蘧氏可卷而范子遺烏兎之累者也始公蜚聲中翰歷官儀曹陵厲霄漢雲龍變矣既而握文衡於全楚多士育其菁莪揚武績于鬼方夷獠屈于干羽無試不奇非曰奉法循理而已也鬱而不竟憂則違之然令子遘會風雲縱轡詞苑斯家駒之千里池鳳之一毛可不謂能世其官者乎天祚明德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而其報人也不報其人報其人之天公方將跨天池

友造化飡湯谷飲西海與道周始游年無窮而命子挾風霜依日月異時者襄潤絲綸拯龕區宇以償公之所未足而出其有餘未艾也然則弁介之節斯兩之矣若是雖與喬松等年自然齊光邈無儔而獨立表維嶽以稱尊可也庸有涯哉